

晚清最后十八年⁴

——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

各方势力、各个利益集团生死搏斗，最终同归于尽的晚清18年

黄治军 著

(黄家理炮)

大结局

辛亥革命终结帝制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

晚清最后十八年4

——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

黄治军 著
(黄家理炮)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晚清最后十八年. 4 / 黄治军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7

(这本史书真好看文库)

ISBN 978-7-5594-0053-6

I. ①晚... II. ①黄... III. ①中国历史—研究—清后期 IV. ①K252.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61352号

书 名 晚清最后十八年：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第4部

著 者 黄治军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邀编辑 蔡若兰 黄迪音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× 990mm 1/16

印 张 16

字 数 230 千
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978-7-5594-0053-6

定 价 3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自序 在写作晚清的五年里

《晚清最后十八年》写作开始于2011年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为什么要写它，一切都好像是注定。很多的细节都记不太清了，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当时看到的一则新闻——湖北武汉投资200多亿筹备辛亥革命百年庆典，当时就有一个念头：这是纪念辛亥革命最好的方式吗？

动笔之后，一开始是把它放在了天涯网上的，与网友们互相讨论和交流。一年多以后，它被评为天涯网“2012年度十大作品”，于是进入出版程序，和读客图书谈合作。我很佩服出版方在一个帖子还没有写完的时候，就和我签了出版协议，也很感谢他们后来为这套书的出版所做的工作。

那时我已在《旅伴》杂志社工作九年，26岁时从记者、首席记者做到了执行主编，写帖子需要占用全部的业余时间，包括每一个晚上和周末。有一天我接到了女友的短信，她说：在我的观念里，写作是可控的，恋爱才是不可控的，但你对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可控，只有写作对你来说才是不可控的，我们分手吧。

当时她在电视台工作，工作繁杂忙碌，在她特别需要关心和倾诉的时候，我总是不在她身边。

我原本以为我的写作生活就要这么继续下去，直到2013年夏天我接到一个电话。

那天舅舅从长沙打电话过来，说我老兄可能是得了一种怪病，他瞒着父母偷偷跑到湘雅医院来住院，几天后就要进手术室了。

老兄在深圳开了一家塑胶模具工厂，固定资产做到了几千万，但仍然是一个夫妻店，他负责业务，嫂子负责财务，小孩还在上学，在生病的时候，就没有人可以去陪伴，因为工厂还需要运转，每天还有事情都要处理，工人还需要发工资。

我从杂志社请好假，跑到长沙去陪伴老兄。八个小时的手术过后，大夫告诉我：情况很不乐观。在他们开会诊会议的时候，我在旁边，我听到了“六个月”这样可怕的词语。

安顿好老兄后，我一个人跑到医院的楼顶上，号啕大哭了半个小时。我觉得人生很荒诞，几天前我还只想着如何做好杂志选题，现在只能一个人躲在楼顶哭泣。然而我也作了一个决定，当我回北京办好辞职手续再回到湘雅医院病房时，我发现老兄一直直勾勾地盯着我手中巨大的行李箱。我告诉他：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我不甘心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的病治好。

我每天睡在病房里，照看输液，买饭喂饭，端屎端尿，洗衣服，去旁边的民居给老兄做好吃的，陪他聊天解闷，搀扶他走路，去楼下晒太阳，抽空的时候就联系国内外一切可能的医药信息。有一天，同病房里另一个陪床的壮汉突然塞给我一袋熟食，说这是他特意回家亲手做的。他说：“小伙子我觉得现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，你对你父亲真是太有耐心了。”

我告诉他，这不是我父亲，他是我老兄。这个人听后怔住了，他拍着我的肩说：“相信我，兄弟，你们是会创造奇迹的！”

那一刻我跑到楼道里哭了。

我知道老兄其实是最不容易的。自小我和老兄“画风各异”，我沉浸在书本世界里，老兄却更爱玩闹，用学费买衣服，和人谈恋爱，打架，下馆子，花钱大手大脚，后来读到高中死活不读书了，一会儿要去

学武术，一会儿又跑去做音箱生意，大半年的时间把家里的积蓄亏得精光，不得不南下广东，从工厂的一名保安做起，这才开设工厂。我是职场人士，有了事还可以辞职一走了之，他却不能“辞职”，哪怕是进了医院，两部手机还是响个不停，还要处理很多的事情。我只能用心去照顾他。

病房里经常有需要你在一分钟之内作决断的时候。大夫会告诉你，接下来如果用这一种药，医保可以报销，但还有一种从外面购买的进口药品，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，5万元一小瓶，一次输液用两小瓶，10万元。我问疗效如何，大夫说理论上会更好，但这种病原本就是没有保证的，所以疗效也不能保证。那时候我经常盼望着时间可以慢一点，这样用下一个10万的时候，也可以慢一点。

有一天，老兄突然对我说，一会儿他有个生意上的朋友要过来看他，他不会有事，叫我别担心。这个人进了病房后，和老兄聊了一会儿，老兄突然表现得十分痛苦，不断地喘着气。那个人见状，十分难为情，欲言又止了好一阵，终于留下一句“你好好养病”就走了。我想起老兄的话，突然明白了：这个人不是来看望老兄的，是来要钱的。老兄的工厂因为一时周转不过来，拖欠了他的货款，他见到老兄病重，这才没好意思开口。

我跟老兄商量，把工厂里的原料先低价卖出去一批，付掉他的货款，等资金周转过来后，再把原料高价买回来。这人也是中小企业主，他的资金周转也很困难，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，不会跑到病房里来催款的。

治疗日复一日地重复着，大夫过来告诉我们，再过几个疗程，头发可能要全部掉光了。晚上，老兄对我说：“你扶我下楼去吧。”原来，他要去找家理发店，剃个光头，然后跟我去买了顶帽子戴在头上——是的，即使病重，人生也要主动。

病房里经常会有告别的时候，可能上午刚认识的病人，下午就见不到他了。陪床的人告诉我，病人在病重的时候，会很没有主张，也会很敏感，陪床人任何一个细微之处的言行都会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感受。

老兄在治疗期间，只能吃特别清淡的饭菜，不能放任何配料，也几乎没有盐。我每天和老兄吃同样的饭菜，跟他一起吃饭，他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是的，我就是要用这种看似可笑的方式来告诉老兄我会一直陪伴他，给他信心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冬天来了，有天傍晚，陪他在楼下散完步后，我对老兄说：“你先上去吧，我等一下再回去，我再去吃点儿东西。”

刚刚路过一家麻辣烫摊点，香飘四溢，实在是太诱人，我再也控制不住了，跑回摊前一顿猛吃，直到再也吃不下为止。我把老板的一瓶辣椒酱吃得精光。

我以为老兄早回病房了，但当我走回去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楼下的花坛上坐着一个人。天空中飘着小雪，他的背影很孤独，那是老兄，他没有上楼，他坐在那里等我回来。

回到病房后，我觉得心里很难受，躲进卫生间里无声流泪。我责怪自己明明知道最想改善口味的是老兄，他肯定比我更想去吃，可是我为什么没能忍住？

几个月以来，似乎已经流尽了自长大成人以来所有的泪水，很多的时候，我一度认为我们兄弟俩人生会过不去。但那一刻，我觉得人生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，但我要把这种力量告诉我的读者。

在从北京拖过来的那件硕大的行李箱中，除了衣服，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。每天到深夜，当病房熄灯、老兄睡去之后，我把病房里的椅子搬到走廊上，借着光亮打字。值班护士过来管过几次，后来也不管了。医院里没有网络，遇到对史料有疑问的地方，我只能先记录下来，等到一个集中的时间去附近的网吧上网。我必须拿手机定好闹钟，因为我怕我忘记了时间，忘记了病房里还在输液的老兄。

我用这种方式完成了《晚清最后十八年》第二部。

六个月过去了，十个月过去了，在所有亲人和朋友的努力之下，老兄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了，他可以出院了。后来老兄跟我说，我原本以为我们只是兄弟，现在看来你还是上天派来救我的。

我们抱头痛哭。

是的，书本里的世界很广阔，但如果我们不能从小事做起，不能善待身边人，学习历史又有有什么用？如果我们不去经历真正的磨难，又怎会有真正正确的价值观？当我们积极面对困难的时候，心里面一定会有个声音告诉你困难是暂时的，你是在做正确的事。

无论世界多么荒凉，心中的光明总要靠自己点亮。

老兄回到了深圳，我回到了北京，写作还在继续。我发现我有了一个不好的习惯：只要发现银行卡上的钱还够付半年的房贷，就总想着辞去工作，专心完成剩下的作品，因为我其实一直是一个一心不能二用的人。父母反而担心我了，他们从深圳跑过来，监督我好好上班，也监督我找女朋友。

辞职之后，我每天拿着包，从家里出去，有时候是在家附近的咖啡馆，有时候是在公园里，继续写作。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不经常过火车的铁路，那里永远停着一辆货车。大部分的时候，我坐在铁轨旁打字。对面是一棵树，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，有叶子开始从树枝上掉下来了，原来时间已经快过去三个月了。

我在这里完成了日俄战争对马海战的写作。

父母告诉我，他们要回去了。我很愧疚，让他们监督的事情都落空了，父母其实早就发现了我的秘密。后来他们跟我说：“孩子，你每天拿着包出去，但有一天你是穿着拖鞋出去的，我们又怎么能再给你压力呢。”

五年了，写作已经成了一种生理需要。将你的人生，像毛巾浸在水里一样浸在孤独里，拧干了，便是人生的辽阔。我想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去遇见和把握一份属于自己的缘分。我希望将来这套书再版的时候，也能够写下献给某人，我相信我能够组建幸福的家庭，我们在听从内心声音的路上走了多久，幸福的到来就会走多久吧。

五年了，还去过很多的地方，每当史料不能给我答案的时候，我总要到历史人物曾经涉足的现场去转一转，宽广美丽的土地，是我们可爱的家乡。为什么我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？是因为我们的眼里总是饱含泪水。

有一个地方是留到最后才去的：浙江海宁。

1916年，绕地球已经数周的孙文回到了国内，他应朋友之邀，来到海宁观看钱塘江大潮。

钱塘江汹涌的大潮，当它涌来时，如万马奔腾，巨浪滔天，惊涛拍岸，地动山摇，卷走了它面前的一切！

这样的场景，令看惯大风大浪的孙文也无比动容。

观潮过后，他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，他觉得他应该写点什么。

孙文似乎看到一种人世间最本质的东西，而这也是我们最终要讲述的历史规律。

——世界潮流，浩浩荡荡，顺之则昌，逆之则亡！

黄治军

于2017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

目录

自序：在写作晚清的五年里 / 1

第一章 孙文上书李鸿章

孙文出世 / 1

孙文加入基督教过程 / 4

孙文为何上书李鸿章？ / 10

第二章 兴中会并非孙文首创？

孙文创立檀香山兴中会 / 16

与杨衢云联手成立香港兴中会 / 24

第三章 情报泄露，广州起义失败

为了起义，孙文发行“革命股票” / 28

“官商”刘学询暗助起义 / 33

起义流产，孙文只身逃出广州城 / 37

孙文败走日本 / 43

第四章 孙文与康有为始终无法合作的秘密

孙文在伦敦被捕 / 49

日本人为何会支持孙文？ / 56

康有为为何再次拒绝与孙文合作？ / 59

康有为创立保皇会，开始勤王起义第一步 / 64

第五章 康有为一生中唯一一次起义为何失败？

梁启超利用兴中会在檀香山筹得巨款 / 69

有“异志”的岑春煊为何最终没被康有为策反？ / 72

唐才常被杀，康有为勤王起义彻底失败 / 76

起义失败，康有为从此“不再言兵事” / 80

第六章 利用“刺康”，孙文为革命筹款筹到了慈禧头上！

慈禧为什么恨康有为超过恨孙文？ / 83

为洗脱原罪，刘学询想出“以孙制康” / 84

李鸿章卷入“刺康案” / 90

孙文首次出任兴中会会长 / 95

“刺康事件”迷雾 / 98

第七章 四处寻求支持失败，孙文以孤军打响起义第一枪

孙文策动李鸿章当“总统”失败 / 102

惠州起义失败 / 108

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被暗杀 / 111

第八章 在革命最低潮中成立同盟会！

孙文提出“三民主义” / 113

孙文加入洪门，在美国再次被捕 / 117

从忠于大清到反清：黄兴组建华兴会 / 121

同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？ / 123

第九章 同盟会成立了，为何没迎来革命的转机？

孙文和黄兴连续发动九次起义失败 / 127

同盟会内斗 / 128

第十章 朝廷内部，立宪改革再次转入党争

瞿岑联手对阵庆袁 / 135

奕劻之子“性贿赂”丑闻震动朝廷 / 139

第十一章 连续整垮瞿岑：袁世凯的惊人手段

“清官”瞿鸿禨被开缺 / 143

岑春煊被免的真相 / 148

第十二章 光绪死亡之谜

袁世凯主导第二次君主立宪制改革 / 155

光绪和慈禧去世过程 / 157

慈禧毒杀了光绪？ / 162

慈禧为什么要谋害光绪？ / 164

第十三章 慈禧留给载沣的政治遗产：袁世凯

慈禧去世前希望如何处理袁世凯？ / 166

载沣罢免袁世凯 / 169

责任内阁成了“皇族内阁” / 172

第十四章 从保路运动到武昌起义

载沣为何支持铁路干线国有？ / 176

保路运动真相 / 180

武昌兵变过程 / 187

第十五章 袁世凯出山，为何只能抛弃大清，接受共和？

袁世凯出山，巩固北方局势 / 192

宋教仁成功向黎元洪“夺权” / 197

袁世凯的政治手段：利用“民心”让自己和皇室全身而退 / 205

第十六章 为何孙文一定要“让位”给袁世凯？

孙文为革命占据的有利位置：就任临时大总统 / 210

为避免“让位”，孙文用尽手段筹款 / 219

三次暗杀，清帝退位 / 223

孙文“有条件让位” / 228

第十七章 大清灭亡，民国重回革命 / 234

第一章 孙文上书李鸿章

孙文出世

大清同治五年，1866年11月，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，农民孙达成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，但孙达成充满着作为一个父亲特有的忧虑——他担心养不起这个孩子。

翠亨村位于珠江口西岸，江的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虎门——20多年前，林则徐曾在那里销烟，而从翠亨村往南走60里左右，就能从陆上走到澳门。这样的地理位置在如今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，但是在当时，那叫山高皇帝远。

孙达成年轻时就来到澳门打工，做“澳漂”16年，学会了补鞋。可想而知，一个没多少文化的补鞋匠在澳门是买不起房子的，他注定只能成为城市的失败者和被遗弃者。孙达成最后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翠亨村，一家人挤在一间低矮的泥砖屋里，田地早已经变卖，租种着地主家的薄田，其余的财产就是屋前的几棵荔枝树。除了干农活，孙达成还兼职在村里做补鞋匠和更夫。白天劳作，晚上还要打更，孙达成一年从年头忙到年尾，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

作为并没有带回多少钱的“返乡农民工”，孙达成在翠亨村里的地位是不高的，村里人人都可以欺负他。村中富户丢了东西，竟然首先怀疑是孙达成偷的；甚至连十来岁的小孩子也直呼孙达成的小名，不允许他从自己的家门口经过，生怕沾染孙达成的晦气。

当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，孙达成给他取名为孙帝象，似乎寄希望于这个孩子将来大有作为。其实对于孙达成来说，情况不是这样的，他的希望只是这个孩子能够平安长大，不会因养不起而夭折。村里有一座北帝庙，每当贫穷人家有男婴出生，他们都希望孩子得到北帝的保佑，男婴的名字里也就大多带一个“帝”字，长大后的孙帝象可以对他邻居的小伙伴们说：“帝威、帝希，你们叫上帝景、帝福，去帝贺家玩儿……”

孙帝象5岁的时候，变化又来了。他的一哥一姐都已经长大成人，家里住不下了，17岁的哥哥孙眉不得不走当年孙达成的老路——外出打工。但这次孙眉并不是去澳门，而是去一个更遥远的地方。

在孙达成的年代，澳门被葡萄牙人占据，逐渐繁荣，工作的机会比较多，但一切随着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。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，从建设香港的那一天开始，意味着澳门将逐步衰落。澳门不再是香山人外出谋生的第一目的地，他们需要出海到香港、南洋（东南亚）甚至远赴澳洲、美洲谋生，他们在世界各地被称为“华工”。1883年，著名香山籍买办郑观应在给李鸿章的文件中首次使用了“华侨”这一词，“华侨”这一词也就在大清国内渐渐流传开来了。

孙眉要去的地方是茫茫太平洋中靠近美国的岛国——夏威夷王国。在1898年被美国合并之前，它一直是个独立的国家，首府音译成中文为“火奴鲁鲁”，因为这里曾经盛产过檀香木，华侨们更习惯称它为檀香山。孙眉就跟随华工大军在檀香山及周边岛屿劳作营生，努力挣钱寄回家。

四年后，9岁的孙帝象终于有钱去村塾读书，学习《千字文》《三字经》等大清指定教材，但孙帝象对这些并不是很感兴趣，他喜欢的是听村里的一个传奇老人讲故事。

在村里，有一个姓冯的老兵，曾经参加过当年的太平天国起义。夏天，冯老兵经常来到孙帝象家前的大荔枝树下乘凉，顺便讲讲当年太平军的故事。孙帝象很喜欢听这样的故事，特别崇拜洪秀全，多年以后他还以“洪秀全第二”而自居。孙帝象喜欢听反叛大军的故事，不只是由于课本的无聊，还来源于他的成长环境。

翠亨村和孙家已经很穷了，但还有比他们更穷的海盗来光顾，每当这时候，小小的孙帝象也不得不拿起简单的武器反抗。海盗被赶走，又来了横征暴敛的官吏，他们对孙家特别“照顾”。这是因为当年孙家变卖田地的时候，是私下交易的，没有去有关部门那里办手续缴税，当地官员默许了这种逃税行为，然后把这个作为把柄对孙家进行敲诈勒索。当地征税官每年都要来孙家敲诈一次，有时候拿走几文钱，有时候是抱走一只老母鸡，实在搜不出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他们连一把荔枝都要。

这样的环境让孙帝象养成了一种倔强而坚忍的性格，他的外号就叫“石头仔”。这其实并不奇怪，穷苦人家出来的孩子，底线往往是十分低的，这意味着生活大部分的苦难他们都能够独自承受，并且有自己的主意。而在这种性格之外，孙帝象身上还有一种不能被人轻易发现的性格：他的心思冷静而缜密，甚至可以说是机敏过人。多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将证明这一点。

孙眉在海外的情况却是越来越好。经过几年的打拼，他已经在茂宜岛买了上千亩的土地，种着庄稼，养着牛羊，被当地土著和华人称为“茂宜王”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他就是“土豪”。这位土豪大哥希望把弟弟也带出去，去檀香山读书，学习之余还可以帮他照看农场。

1879年，大清光绪五年，13岁的孙帝象终于走出了翠亨村，因为要出远门，他也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双新鞋子。此时我们其实不应该称他为孙帝象了，几年前第一次走进村塾读书时，根据惯例，他的老师给他起了一个学名，这是他在后来使用了一生的名字，也是一个即将闻名于世的字——孙文。

孙文加入基督教过程

孙眉把孙文送入了岛上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，与大清私塾不同的是，这里采用纯英语教学。三年后，孙文考入檀香山的一所高等学府继续学习，这是一所初中和高中的混合学校，学制六年，毕业后可以直接考取美国本土的大学。孙文的同班同学里包括夏威夷王子。而在89年后，一个10岁的小男孩也走进了这所学校的校门，他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奥巴马。

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孙文将在六年后面临他人生中的“高考”，大学毕业后成为美国的蓝领或者白领。而这一切却不会到来了，因为这是一所教会学校，孙文能够接触的最新奇的东西并不是英语，而是当年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源头——基督教。孙文发现，洪秀全实在是个人才，他把在西方已经经过宗教改革的基督教，又硬生生地整回到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状态，但不论怎么说，基督教才是这里的“四书五经”，是每天都在被灌输的东西。孙文想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，将来还要当传教士。

听完孙文的这个想法之后，孙眉目瞪口呆，良久才反应过来：看我打不死你！

对于孙眉这一代人来说，他们出洋淘金，就是“不忘祖宗，努力赚钱”，将来带着一笔钱回家乡光宗耀祖。教徒们不认“天”，不拜祖宗和菩萨，那和自己养的那些牛羊还有什么区别？

孙文不愧有“石头仔”的风格，他反击：即使打死我，我也要加入基督教！

面对弟弟一时被“邪教”蛊惑，孙眉只好痛下决心，要把弟弟重新送回翠亨村去，好让他暂时和“邪教”脱离接触，哪怕是因此中断学业也在所不惜。

孙文离开时，孙眉还是没有放心，他特意交代弟弟：只要你好好痛